「嘟嘟嘟。」惨白的手术室里，突兀的手机铃声响起。- Y7 g; s+ X$ Q4 R  
  
妮妮面露不悦的瞧着林远为掏出手机，林远为毫不在意，不过看到来点人的姓名，转而露出一个苦瓜脸来：「喂，爸爸，我在，什么事情？」; y! ]9 P! a0 f; e, i  
" Q6 S5 e; L$ @/ ]% q4 }& C\* P  
「。。。」  
\* M0 k  K( R+ l4 r/ z  j  
「好的，知道了，不会对他怎么样的，你放好了。」林远为被动的听着电话那头的训示，脸色越来越差，最后愤怒的挂断电话，看向我的脸色阴晴不定。, m) e) I0 U0 s0 |/ R# E; L9 c  
4 g$ |/ O+ O- j& s, C6 Z  
「废物，废物，废物。」林远为狂躁的连骂数声，险些把手机摔倒我的脸上，又威胁道：「你他妈的，不要以为有了免死金牌我就动不了你了。」  
  ~) ]0 u0 Y6 v4 a5 }' K! j  
「林先生？还动不动手？」妮妮在一旁早看他不顺眼，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了电话，林远为又如此表现，显然事情又有变数。) c& h# \_0 r, {1 S  
! s( j0 S1 r9 R9 x6 F. J. S1 a3 {  
「。。。」林远为沉默了，眉头紧皱，眼睛微微眯着，不知在计划什么恶毒的事情。, i# T% Q& [\* Z  
  
「林先生？」妮妮又问道。  ~: r) d! q; R  V  
  
「草。」林远为忽然大骂一声，心情极度糟糕：「不妙，他这个样子要是被老爷子知道了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想来都要把这个“小屄”的祸事给载到我的头上来，他妈的，贱种。」林远为看着我下体的诡异“小屄”，当真是哑巴吃黄连。  
2 u7 P2 b\* ]- Z& P- p  
「林先生？」妮妮第三次提醒道：「到底还做不做了？就算不做的话，钱也是不能退的哦。」  
  
「再等等，我考虑一下。」林远为权衡利弊，最终咬牙切齿的命令道。  
  l! \. h& Y, M  
「哎哟喂，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，能让在应天府呼风唤雨的林先生也有所忌惮？」妮妮早就对林远为出尔反尔的行为不满，此时箭在弦上，结果因为一通电话又开始磨叽，不免出言阴阳怪气起来。7 N; H: B7 D. V' R  
  
「你知道个什么？」林远为如何不知妮妮心中所想，不耐烦的打断了她。  
  
「之前的计划不行了，这小子现在牵扯太大，我不能亲自动手。」林远为喃喃道。/ G9 i. E3 R\* D. T4 z  
  
「钱，是不能退的哦。」妮妮嘟囔一声，暗道：「怎么如此婆婆妈妈，难不成这个林立来头不小？又或者牵扯甚广？不行，得找个机会好好探探此人的底细，可不能因为一点钱财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」  
  
「这样，先做一半，价钱按照之前的数目来给，不过，你需要让他在我眼前永远的消失，却不能要了他的命。」林远为终于下了决定。2 v+ ^3 [5 s& U5 Q  
4 f2 X+ |( ]+ I7 ]; Q! I1 e  
「永远消失？不能要了他的命？只做一半？林先生，你当我这“迪美斯“”是菜市场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吗？你出去扫听扫听，从来都是别人央求“迪美斯”来做事，何曾有人外人像你这般婆婆妈妈。」妮妮也是被林远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想法牵动了火气，语气越发不善。' Q; ]( N. i5 D# A. b# T& R  
  
「废什么话，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，钱少不了你的。」林远为大为光火，本以为剧本是自己写的，结果父亲一个电话，就能让他处处受制，着实让他不爽。% ^0 M6 v( ]4 t1 m8 u  
  
「年纪不大，火气不小。」妮妮翻个白眼，对林远为忌惮的事情更加好奇。  
  
「赶紧赶紧。」林远为罔顾其他人疑惑的目光，无奈的摆摆手，示意妮妮快快动手。  
  
「这可不行哦，林先生，您的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你这样反反复复的，可不合规矩。」妮妮有意再去和林远为再虚以委蛇一番。  
; V8 w' S/ Q) m" g, @2 P9 p  
「什么规矩，在应天府，我林远为的话就是规矩。」林远为怒气冲天，接连的麻烦已经让他疲于应付，此时见妮妮又可他说什么规矩，终于让他爆发出来。  
  
「啧啧啧，林先生，好一个林先生。」妮妮见林远为如此，怒极反笑，轻轻鼓掌，实则心里已经对此人反感到了极点。只可惜林远为在应天府这边的关系盘根错节，一般人绝不能和他作对，况且现在收了他的钱财，几相掣肘之下，现下却不能立刻和他翻脸，等这单做完，往后再不想和这种纨绔之人来往。  
7 X7 o% @# A; k$ c, F7 n  
「先这么办，后面把他送走，对，送宝岛去，不要让他再在我眼前碍事。」林远为可不会理会妮妮的阴阳怪气，心中蹦出无数想法，短短几分钟就平息了狂躁的心情，接着命令道：「这小子本来就是姓蒋的手下的人，她经纬财团的人，还是让她自己去管教去吧。」林远为说完，眼睛微闭，狭长眼缝里射出一道毒蛇般的厉芒：「嫣嫣的事情，正好和她算算帐。」/ H5 h3 `/ q! K  s8 u7 y- E$ A  
  
「林先生，那么奴家可就开始了，记住，做完这单，你我再无瓜葛。」妮妮看林远为婆妈许久之后，终于做好了决定，无比郑重的说明道。  
$ ?6 d% q( R5 z9 Q\* ]  
「哼。」  
5 ^5 J' w& z7 n5 ?2 V6 o  
「棉棉，花花，做事了。」妮妮做个手势，一直在门外侯着的两“犬”立刻走了进来。  
  
「只给他装上“那些”东西就好，那根恼人的棒子还给他留着，他妈的。」林远为死死的盯着我，冰凉的手指从脸颊一路向下掠过胸前下腹，最后停在了我稀疏的阴毛上：「小东西，算你命大。」  
/ w( N( \_( T" A: Y  
「行吧。」妮妮思量一番接下来的工作，挥挥手，棉棉花花快速的动作起来，从角落推出来一个塑料箱子，那里面有他们两个加班加点忙活了两天的成果。  
\* W, `2 \8 }, q# q, k  
「你们弄吧。」妮妮百无聊赖的说着，寻个凳子就坐了下来，林远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要求，着实让她不爽，对接下来这些毫无挑战性的工作自然提不起丝毫兴趣。  
, G' f$ Q1 D8 O9 \_  j( {  
「汪？」棉棉花花疑惑的反问。  
  
「得了吧，知道你们还没有忘记以前的手艺，今天是我的命令，做完再当妈妈的狗狗也不迟。」妮妮阴沉的脸色转向两“犬”，目光又温柔了下来，用柔和的语气的鼓励着“它们”。  
. g# l' z; d5 y( h# C! E  
「汪。」两“犬”得到了妮妮的肯定，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，互相一个点头，麻利的开始了操作。  
6 C& l. `/ G3 p3 x  
「呜呜呜。」我不满的呜咽着，对于他们这种态度也是无可奈何，现在我为鱼肉，人为刀俎，我对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充满了恐惧。& f8 L8 q# I' N+ H  
3 s+ E: n7 ^/ g$ A% k% K  
「汪。」棉棉看我有挣扎的迹象，示意一声，花花立刻会意，从病床下面翻出几根束带来，三两下就把我固定住了，双腿大大的张开，固定在妇科手术台的架子上，一直被我视为隐私的阴部毫无遮拦的暴露在众人眼底。  
( J; R+ b6 ~# @# X  
现在我受到的刺激已经足够多，这种羞人的姿势也不能撬动我的心防分毫，只是呆呆的看着林远为方向，我要把这个恶魔死死的刻到心里，往后若有机会，定要食其肉，啖其骨。  
  
棉棉穿上了白大褂，头上架着手术用的专用放大镜，戴着医用手套，手里举着一对奇怪的手术用具。他的胸口高高的鼓着，俯下身体检查我的身体状态之时，浓厚的消毒水气味里，甚至还能传来一丝淡淡的香水气味，那是一种很好闻的味道。  
  
「先把小腹的淫纹做了。」妮妮看花花在我身上贴完了体征传感器，开口说道。- k5 d- [5 U' B  
9 B% A# V" ^3 B# m% n- Q  
花花先在我的阴毛位置抹上了厚厚的脂膏，几分钟后，再用清水把脂膏洗净，原本就不甚浓密的阴毛就全部离体而去，棉棉坐在了我的胯间，头上带着手术用的特制眼镜，手持激光除毛器，一根根的解决着狡猾的毛茬。  
7 {! Y$ T" {! ~) @2 s6 b' A  
妮妮走了过来，对棉棉的手法赞不绝口，直道：「棉棉，看不出来啊，手还是这么稳，看来你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被玩坏掉嘛？」  
  
棉棉听到妮妮的夸赞，心中一惊，本来相当稳当的双手立刻开始微微颤抖起来，他记得妮妮曾经说过的话，既然已经成为了妮妮的“小母狗”，那么以前的生活该当全部忘却掉才是，如果不是妮妮突然命令，“它”是决计不会再次握住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工具的。  
1 K0 v( H$ H" d1 ?\* x& B& Q  
「手稳点，不要给我装。」妮妮发现了棉棉的小心思，重重的抬起手，本想给它一巴掌，最后还是没有落下来，转而拂过了棉棉光滑的下颚：「乖，赶紧做完。」" y\* T2 r  x2 G4 [; L4 ]" J  
# }0 y# R; [5 ~  
「汪。」棉棉的眼睛里已经擒住了泪光，花花见状，立刻过来帮他擦掉。  
. d/ n( [2 l0 x! p5 u) |7 O  
他们两“犬”在变成现在这样之前，确实是就这样合作无间，久不作业，手有些生疏，不过在短暂的适应之后，现在动起手来还算有模有样。3 }6 M6 z- ~8 C3 }; o  
  
小半个钟头之后，阴毛终于被解决完毕，花花从他们推出来的箱子里取出来一片透明的薄膜来，透过无影灯，可以看到上面隐隐有半透明的纹路。  
  
透明的薄膜覆盖在了原本阴毛的位置，细细调整好位置之后，棉棉换了个工具，细细的刀剑沿着薄膜上的纹路开始了作业。\* T. x) f# P8 n  |1 p  
\* j/ G3 v2 v, X- c1 z  
「嗡嗡嗡。」这是特殊文身枪的声音，透明的液体在枪尖里被加热，而后沿着薄膜上的纹路，一丝一丝的嵌入了我的皮肤，这个淫纹极为繁复，就像一个张开双翼的蝴蝶，两个触角分开再合拢，形成个爱心形状，蝶身短胖，混像一个异形的肥润阴唇，蝶眼便是阴蒂，惟妙惟肖。两翼又像左右各一只毒蛇，弯曲成翅膀轮廓，最后张开的蛇嘴毒牙围成了双翼花纹，淫靡无比。. \" n1 t0 P! r: B\* M6 X  
  
半小时话，棉棉最后补充上一些装饰性的纹路，淫纹就算是纹完了。8 g& u% S3 b% k1 z3 `% T5 t/ P  
4 \+ k1 B; f, C0 H# ?( j  
「汪。」棉棉示意妮妮来检查纹身的成果。  
6 ]" l- d4 a) ~$ @5 D  
小腹上红彤彤的，纹身笔划过的纹路红彤彤的，不是想象中的黑色，反而只有皮肤在高温灼伤下泛起的红肿。这个纹身的价值在于，在我恢复之后，它在常态下是不可见的，只有在我动情或者过于激动血液流动加速的时候才会慢慢显现出来。  
  
妮妮撕去了薄膜，也架上棉棉同款手术用放大镜，看着我下腹的淫纹，啧啧啧啧称奇：「棉棉，花花，这个东西可以啊，改天给你们也纹上好不好？」0 f6 I7 h3 u: H0 h+ C2 S' l  
) t3 \_3 f' l& U. n9 R8 s  
「汪汪。」“两犬”同时抬起头来，眼神里充满了希冀之色。  
1 C% ~  s4 f! v# @, S; N& e& {  
「乖，还有几件事情做完，我们回家。」妮妮摘下了眼镜，嫩舌在红唇上微微一舔，双目含春。& ^. p! |$ \_0 ^1 ?7 G  
8 d0 `' P\* L1 n( t  
「汪汪汪汪。」棉棉花花听到妮妮的邀约，无比渴望的看着妮妮，激动无比。  
! L% S% ?5 k# E# b  
两“犬”交换过眼色，多年的默契发挥了绝对的作用，两“犬”一上一下，分工合作，为了快些和妮妮回家玩耍，“它们”非要加快速度不可了。2 p5 |# {8 |$ R) }  @% {; h' x  
  
花花从塑料箱里取出两个玻璃弹珠大小的东西，在我的乳晕上比对两下，掏出针筒，费力的抽出圆球里的液体，针尖从乳晕侧边刺了进去，那珠子里面的液体极为黏稠，每个不过十毫升左右的剂量，注射的过程却极为缓慢，而且看来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，数十分钟过去，也才注射了一小半，而花花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汗。  
  
下面棉棉也没有闲着，用记号笔在我的两胯点上几个小点用以定位，随后从箱子里取出两片类似我用过的硅胶胯垫来，再次比对好了位置，用记号笔画出轮廓，随后用设备在轮廓内一寸寸一分分的细细划过，随着设备刀头划过，皮肤立刻开始变得红肿起来，甚或渗出了血水。  
  
手术房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只有棉棉手里的设备不时传来的嗡嗡声。林远为回到了隔壁，悠然的抽着雪茄，烟雾弥漫，眉头紧皱，嘴角不时上翘，他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，尤其是对眼前这人。! m  ?, i) H6 b% m6 I' w  
/ m$ B7 {; a/ D/ A; V: S  
花花率先完成了注射，之间我的左右乳晕高高的凸起，肿胀如葡萄，男性不大的乳头好像骄傲的骑士，在凸起的乳晕上倔强的挺立着。  
$ [7 T8 Q\* r7 o, o2 H  
花花见棉棉还在我的两胯作业，未曾催促，率先走到妮妮身边讨好去了。  
& @6 K! n$ K  u; \  K' P+ o  
「汪汪。」棉棉做完了两胯的修正工作，见花花早在妮妮脚下承欢，心中不满，提着个内窥镜，略带严厉的呼唤道。% G4 h0 x" b; o# D" x3 [- Q% x  
  
“它”终于完成了工作，仔细的把两个古怪的肉色胯垫放到两胯通红的皮肤上面，说来也怪，那两片东西上也没有胶水，只见棉棉稍微用力按压数次，两片胯垫就牢牢的黏住了。  
, P. L0 m& N6 z+ s1 H3 w' a: f  
「呜呜。」花花不舍的又在妮妮脚下舔舐两口，这才恋恋不舍的又走了回来。" f, F7 b% h. ~% K' Y4 E  
  
“两犬”又开始分工合作起来，花花负责协助工作，棉棉手持手术刀，会阴处的皮肤似豆腐一般被划了开来，鲜血随之涌出，花花手持纱绵不时擦拭着。+ U! A+ S# T& N0 h5 v. ~  ]' I- k  
  
随着棉棉在我的会阴处持续操作，最后靠着内窥镜的帮助，准确的寻到了隐藏在会阴里面的小小腺体，这是极其细微的工作，不似体外的那些粗糙活计，前列腺位于阴茎后方，紧贴肠道膀胱，中间还有尿道精索穿过，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其他器官，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。  
  
棉棉仔细的操作着，先把前列腺和附着的组织拨开，确认了尿道和精索的方位，随后手起刀落，栗子大小的前列腺就被摘了下来。\* k+ U4 Y3 f  o( F6 }  
  
随着男人重要的腺体被摘除，我虽然被注射了麻痹性药物，下身还是传来一阵幻痛。  
  
「呜呜呜（你们做了什么？）」我痛苦的哼哼着。  F3 z  H! w( o1 Y' @; l  
+ X. w; }+ A$ i0 r& \  
「嘻嘻，前列腺的说，你不是不想做男人吗，那么就彻底一点。」妮妮这时走了过来，一脸坏笑的解释着：「不要用那种震惊的神色看着我，木已成舟，回不去了哦。」  
  ~8 G: b- b/ d\* G! e4 Q" M  
前列腺被从中破开，沾满了鲜血，如同一块烂肉一般静静的放在我旁边的盘子里，似乎还在散发着热气，它是那么的可怜无助，一如躺在手术台上的我。  
2 R  W; ]6 M; K6 v) v# g  
棉棉伸出手，花花立刻从塑料箱里取出早准备好的物件，和被摘下来的前列腺差不多大小，棉棉接过，又伏下身去，那个物件取代了前列腺的位置，安静的在我体内安了家。. I1 ~: x  G' g2 s) c( v% h  
) R2 c. o% {6 Y8 P\* |. H6 ?: x; k' e: Q  
「这个，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往后的日子里，没有了前列腺，不免会引起泌尿失常，性欲降低等等，不过啊，这个东西，可以帮助你解决泌尿的问题，只不过嘛，快感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给你的了，这是林先生的意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他想让你在不失去睾丸阴茎的情况下失去生育能力，只能拿这个东西开刀了。」  
$ r) W$ Z- D+ `: N- a  
「“蛹”准备好没有？」林远为的声音从隔壁传来。  A  p! i\* `, k\* J  
  
「那是自然。」妮妮头也不回，电脑上操作一番：「已经在预热了，等棉棉做完。」$ D: I, b, w4 T" z# X  
  
在会阴位置贴上一个膏药一样的敷贴，用于防止感染，做完了这些，“两犬”飞也似的似奔像了妮妮，两“犬”争先恐后的伏下身去，罔顾了林远为的目光，就这般趴在地上，摇动着浑圆的屁股，渴求着妮妮的爱抚。. y$ \_3 s, x! T& q8 W  
  
「真乖。」妮妮安抚小狗一般在“它们”的下颚上抓挠几下，这下“两犬”终于安心，安安静静的趴了下来，不时伸出舌头去舔舐妮妮的美腿去了。: `- s8 J2 i3 Y3 T' r2 a  
2 [3 u' e2 T  S' s, G6 y% ^  
「把他放进“蛹”去，完成之后，送去宝岛。」林远为吐出一口烟雾，心想：「这两个东西真有意思，这个阿柯也该让她松松骨头了。」+ N7 m9 f: l0 ~  
  
看着他们揭开一旁的白布，一个巨大的设备显露了出来，那个设备就像是科幻片里的休眠仓一般，透明的舱盖，里面空空荡荡，明显有一个人形的凹槽。  
% T8 {5 a! @. [2 F' S  
棉棉花花把病床推了过去，还不等我看清古怪设备里的情况，直接就把我嵌进了那个人形凹槽，「呜呜呜。」看到他们要隔壁舱门，我想要摇头，可是在药物的作用下，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透明舱门盖上。: b5 Q4 {3 q9 P9 x  
4 `$ g. B- A6 X\* G. L  
仓门关闭，里面的空气本就不：「我要被憋死在这里面了吗？」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，就不是那么容易收回去的了，我想要挣扎，想要呼喊求救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唯一能做的，只是眼角流出几滴眼泪来。  
  
透过透明的仓门，我能看到妮妮在电脑上操作一番，随后指着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按钮。' }( B1 a! i2 E4 [0 d  
  
林远为走了过来，隔着仓门对我嚣张一笑，好像说了点什么，可是此这小小的空间里只有我微弱的呼吸声，根本听不到一点外面的声响。  
# r1 Z' [) \_4 {% g  
林远为对我挥手示意，随后，右手重重在妮妮指示的位置拍下，设备开始运作，液体从背流留出来，不过一会，液体就浸没了我，我不能呼吸了，白浊的液体分外黏稠，配以腥臭的气味，让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是不是人类的精液。  \_: k, h+ S2 j5 m. k$ T; S  
/ P$ d- g% d1 V6 B- V0 o; R$ K  
我要死了吗？我终于可以死了吗？真是可笑，我竟然是被精液淹死的。  
  
精液充满了狭小的空间，挤出最后一点空气，精液遮住了我死命睁开的眼睛，再看不清仓外几个恶魔，窒息的恐惧感袭来，我失去了意识。  i5 }( R, P% v' J; d. F6 q  
, K' \_' \$ W# R3 v" @9 Z. g5 Z- t  
两天后，金陵警厅- V9 T; w1 b% P8 C, f  o& U8 D  
  
这些天来，金陵警厅一直忙的不可开交，上头下来的钦差直接在警局找个杂物间住下了，这可是个极其不妙的信号，无数的信号说明，这个江斌国这次过来是玩真的。众人何曾见过钦差有这般架势，也完全不理解养尊处优的领导为什么这般玩命。没办法啊，领导都这么玩命了，这些在下面做事的，哪里还敢怠慢，一个个战战兢兢，尽心尽力的扑进了这个复杂的案子里。  
  
「报告。」梅开诚得了线报，大半夜的过来回复。1 |1 b! {6 t3 G4 c( v  
9 x0 ~+ {9 g6 P6 ~4 P  
「进来。」江斌国随便抹了把脸，略微驱散了脸上的疲态，这才让他进门。  
  
「报告江部长，关于毒品案和失踪案，现在都有了不小的进展。」  
8 G. A8 U( }/ l; y8 }; J8 X  
「先讲毒品案。」+ c5 [2 g8 g- \_  e& ?  
\* x3 u/ o& R6 x/ Y  
「是。我们经过缜密的排查，以及卧底的情报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些新型毒品，应该是从沪埠海关入境，再流入到我市，然后通过地下的流通渠道分发制全国。」- z, W" m( m4 e/ d0 `; ?+ }  
  
「我不要什么应该，可能，我需要的是确切的情报，再去查。」  
6 L) w! A- ~# B( H) |! x, V  
「是。请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而且，现在人手不够，谭队那边您看是不是。。。」  
- R' W) q/ X8 V6 h( `  
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谭伯伟的事情，我自有分寸，外国女人失踪案以及牵连出来的绑架案，现在混是什么进展了？」江斌国直接打断了梅开诚的小九九。+ A" P3 Q1 F9 P$ ^9 f0 ]  
) \_/ o. [" U( U) D5 S  
「是。我们排查了沪埠，姑苏，金陵以及安庆一带的监控录像，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欧阳栋一伙当晚的行动轨迹，他们从安庆出发，杀到沪埠话，绑了林立，而后在姑苏下过高速，在金鸡湖一带停留到凌晨之后，直接往安庆方向去了，至于他们现在具体到了哪里，暂时还没有定论。」梅开诚细心的组织着措辞，专挑他确认的情报来讲，至于他的那些推断，则是缄口不言。) L- a6 ]: w$ {: C) j  
6 P9 t. d' ^: P% [: f  
「哦？姑苏？金鸡湖？为什么在那里？」江斌国沉默了下来，若有所思。6 E+ I3 j$ U2 V! ?  
  V, `' D/ d, p! r3 Q5 V5 Z  
「另外，丽安娜，哦，也就是您说的外国女人失踪案，现在还没有进展，但是有一个确切的情报，就是这个丽安娜来头不小，她的父亲是撒克逊的一位公爵，而且，目前这位乔治公爵已经来到了境内。不过。。。」梅开诚欲言又止。  
  
「不过什么？」江斌国不满的抬头问道。  
2 L9 k/ a9 V& u\* Z/ {- V  
「欧阳栋绑架林立的地方，那里就是乔治公爵在境内的产业。」梅开诚支支吾吾的说道，声音越来越低，说到是乔治公爵的产业的时候，声音已低不可闻。+ L; J- j9 R& X: [  
  
「哦？混账，这些撒克逊蛮子难道敢在境内作妖吗？」江斌国先是一愣，随后就想通了其中的可能性，这是自己女儿失踪了，嫌弃境内警察办案不力，自己跑过来行家法了。" L. I7 H2 }! h( M/ S  
  
「可不是吗？再怎么说，咱也不能由着那些个撒克逊蛮子在咱们地头撒野不是。」梅开诚见江斌国大怒，心想终于可以祸水东引，把这位爷的怒气引到别处去，立刻开始添油加醋起来。  Z% P- K4 c. x1 u( w  
8 n4 h, Q6 i3 R5 }3 N  
「放屁，要不是我们早点把人家女儿找着了，哪里由得他跑过来，说到底还是咱们办事不利。」江斌国哪里顾得上梅开诚的颜面，直接戳穿他的小心思：「活的不行，你把人家闺女尸体找着啊。」/ i% a0 D: I& P( C9 Q8 M  
  
「领导，这绑架案之前一直是谭队负责的。。。」梅开诚弱弱的反驳。9 }; V- `! h1 Q4 [4 Z  
# j" B0 E6 h# j& J+ \  
「行了，不要诉苦，该办案办案，不要老是提那个被停职的，难不成你觉得自己比不上他？」9 Y9 m) v& @4 N( `  N/ ^2 ?  
  
「是，谢谢领导教诲。」梅开诚啪的一个立正。( N2 d) S: s+ x' p& b, F  
  
「不要拍马屁，容易出事。等下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林副市长要过来了结一下这些天案子的进展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把会议室定好。」' n2 ]/ v( a: n9 p  
+ Q( {1 e4 f2 D; w  
「林副市长？」梅开诚不解的问道。; P) I- l0 [2 A  
/ {2 u: Z' a8 T2 ]  L' ?, L  
「当然了，林远为林副市长，难不成还有第二个副市长不成？快去准备吧。」  
  
「是。」  
# |2 s  \/ v4 |6 Q$ B  
「唉，回来，你说那些毒品是从沪埠入境的，他是怎么入境的呢？」江斌国也算是灵光一闪，直接开口问道。  
  
「这个，还在查，沪埠那边推动起来阻力比较大，目前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。」梅开诚无奈，只能如实回答。  
\* t/ i2 l9 H2 R. u: N  
「继续说。」  
  
「可能，可能和广鑫矿业的货轮有关。」  
1 I( i! `$ h) j0 K% \( i' }# ~  
「广鑫吗？」江斌国又靠了回去，倚在靠背上，面色阴晴不定。& v& \0 S$ k3 s3 L; U9 J  
7 d+ H) E# H' b+ D+ Y& |& X  
「领导，我去准备了。」梅开诚看他再没有说话的意思，赶紧开溜。+ h9 M( b0 i8 J( X  
  
是夜，沪埠，cddream 大楼  
2 k# G/ ~. q% {, y  
乔治公爵悠悠的削着苹果，小小的房间里，除了低微的呼吸声，只有小刀划过果肉的滋滋声。威廉立在父亲背后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对面，一个被凑成了猪头的男人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  
2 f5 B1 x+ q) ]# K2 i$ S# c( [  
「叮当。」苹果削完了，泛着寒光的小刀轻轻的放到银制的餐盘上，声音虽小，可是在这般安静的环境里，还是显得刺耳至极。- x8 q# h  O$ a4 S2 J& q  
  
桌下一直躺着的男人忍不住一个抽搐。: L- `; Z& j" \4 A4 a; x1 ?  
- i% h- \8 m2 ?" }. X$ l+ O8 Q& D  
「Talk。」乔治公爵把削完的苹果也放到餐盘上，阴沉沉的说道。  p! m( l. i& h$ T& l  
  
「嗯。。嗯。。。」男人早被凑的气若游丝，哪里还能说话，只能痛苦的哼唧两声。  
$ r: \_5 q8 V$ `' X0 M0 X  
「滋。」小刀切开果肉。7 U0 @% z\* E( h+ e4 w. U5 I- d1 `  
: c: b- Y7 q/ F! U. ^\* ^  
「当。」压力过猛，小刀切在了餐盘上。9 z5 z# ~4 A  y8 o; N. Q  
5 d. w9 s# q& p' e  
威廉也被吓的不轻，他从未见父亲这般做派，一向涵养极高的乔治公爵，向来有着撒克逊老派贵族的修养，哪里会发出餐刀碰撞餐盘的异响来，一般而言，这是极为失礼的表现。  
) j  i& v. ?. G\* K  
（为行文方便，后续长句不再使用英语，在对话过程中若对方听不懂，我会单独说明。或者开头第一个单词用英文，表示此句是用英语说的，如果后面有他国语言，照此办理。）  
  
「Talk。」乔治公爵又切下一片果肉，不经意间，声音又低沉几分。  
0 U+ ~0 @\* e0 q+ h: X$ i9 X5 B+ \  
躺在地上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言，只顾发出无意义的呻吟。  
  
乔治公爵眼中寒光一闪，再次切下一片果肉来。「叮当。」小刀重重的切到了餐盘上，刺耳的声音传来，压迫感铺面而来。5 U5 u; T. i( C% Q% N  
  
「水。水。」地上的男人低声渴求着。! f" [# d\* {- r. h7 O; C  
  
「Tal~k」乔治公爵拉出一个长音，食指在桌子上轻点两下，顿时从黑暗里闪出一人，那人穿着一得体的天蓝色西服，壮硕无比，褐色短发，一脸络腮胡，单从表情上根本瞧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来。也不知他之前隐藏在哪里，直到乔治公爵发出指令他这才现身。  
' v" e; u7 m0 o2 q. s  
男人踩着锃亮的皮鞋走了过来，停到地上的男人身边，也不多话，坚硬的鞋底直接踩到了他的小指上，所谓十指连心，就算地上那人再如何坚持，此时终于也是发出了痛苦的哀嚎。; w3 Z! v+ Z8 D7 e! e& g' E  v- @$ S  
  
「Talk。」褐发男人重复着乔治公爵的命令，脚下再次用力，甚至还扭动两下。: k1 H( L  U7 \_# N  
  
「啊。。啊。。呼。。呼。。」地上男人倒几口凉气，还是忍耐不住，凄惨的哀嚎不止。7 e- {4 k' o7 |& U! s  m! m  
7 K3 c8 E" r% E4 y) Z: N' S  
乔治公爵优雅的抬起双手，犹如听到悦耳仙乐，自顾自的打起了拍子：「Go on ！」乔治公爵冷冷的说道。  
, C/ \_6 w8 @- R, {- \\* n1 e; J3 D  
褐发男人越发用力了。2 z& F1 {5 J; C: R\* W) {) Q  
! U. }8 F% y3 `  
威廉再也忍受不住，颤抖的说道：「Father ，这样太残忍了吧。」1 u' B5 F% ^6 w( q4 H' g  
4 `" P5 R( J5 \_4 N  
「So，你要代替他吗？」威廉公爵没有理会，继续欣赏着地上男人的哀嚎仙乐，双眼微闭，不紧不慢的指挥着，褐发男嘴角一翘，伴随的公爵的拍子，脚下发力收力，可怜的男人的哀嚎声在这小小的房间里居然吼的抑扬顿挫，勉强跟上了公爵的指挥手势。- o5 h0 F0 P% `! V4 i4 P8 w  
  
「God，上帝啊，请原谅我吧。」威廉再受不住，胸前画十字，转过身去，不愿再看。1 [5 F\* p; H# j. @! l\* J  
  {; H. Z8 \_\* U" u9 [% r+ \  
「Where is Lianna ？丽安娜在哪儿？」一曲奏罢，乔治公爵一字一顿的问道。  
  
可怜男人十根手指已被踩断了九根，之前又遭了毒打，早就进气少，出气多，这也就是他是个硬骨头，要是普通人，现在早就缴械投降了罢。只见他微微抬头，一口唾沫吐到褐发男皮鞋上，恨恨的骂道：「Fuck you。」/ [# [, f+ t7 y7 J  
; `( Y: q+ D- C& u6 u. t! [7 U% a, F  
「Very well。」乔治公爵不怒反喜：「至少，这次终于找对了人，你肯定是知道丽安娜的下落的。」又是一个示意，褐发男在他脸上擦干净了被唾沫脏污的鞋面，从西服内口袋掏出一个小刀来。4 p7 [: Q% u# s) q\* u: q  
& ~# ]7 U1 T4 \_  
「Ten minutes 。Ten fingers。」褐发男终于发声，冷酷无比。- l+ B$ a  y0 |  
. O2 ]# \_9 W, Y\* E3 h  
说着，拉起男人虚弱无比的手臂来，小刀轻轻划过小指根部，只稍微发力，男人的小拇指立刻离体而去。鲜血喷涌，男人这次却不再哭喊，许是刚刚的折磨让他有了抵抗力了罢。  Q5 B6 E\* \$ [5 u# t' B' l9 t6 ?  
  
「要杀要剐，尽管来。」男人咬着牙，吸着凉气，依旧放着狠话。) Q$ \_4 B\* T4 P! O  
  
「Wrong answer 。」褐发男残忍的说着，又是一下，无名指应声而落。+ k( I$ t# k( M% `7 P& v, R  
  
转眼之间，男人左手手指已被削光，见他还不说话，褐发男也有点挂不住面子，眼神反而平静了下来，现在已经不是完成任务这么简单的事情了，这关系到他在乔治公爵心里的分量，逼供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，岂不是他职业生涯里的巨大污点。  
% K2 n( j7 M! k; V) \! Z  
短短几分钟，褐发男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眼神里的残虐恼怒完全消失了，他终于开始认真了起来，只见他眼神平淡如水，眉头一皱，拉住男人光秃秃的左手手掌来：「你们古代有一种刑法叫凌迟，我今天却想试一试。」9 ^3 V3 ]# M7 P6 T; X  
" I, J& u- d8 J2 |8 x5 ~0 T0 ]% ]  
接着小刀削过手掌，一小块血肉带着骨头被切了下来。" Q! m1 u" u; r: X. d  
  
「哼。」男人索性闭上眼睛，额头冷汗直流，浑似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$ D1 ]  [  v: W  
  Z. ?# \_& T1 d& U3 u  
「Kill him。」乔治公爵命令道。1 V% ]$ {5 G. s' C5 u, X  
  
折磨者和被折磨着同时抬起了头，褐发男眼睛里更是不解。  
  
「既然他不说，那么他还有什么用？直接杀了便是。只要想找，我的女儿总能找到，与其在这个垃圾身上浪费时间，不如重新去找线索。」乔治公爵解释道。  
+ U% l  c: R6 F, B' ]4 H\* Y# A8 ~  
「哼，来吧。快些杀了我。」男人一副慷慨就义之状。& Y$ K+ z\* k/ e, N9 I3 r6 V& V3 t\* D  
; E$ E! M% |0 f7 W  
「May god forgive your sins。」褐发男胸口划过十字，祷告完毕，小刀探到男人喉咙处，接着直接刺了进去。  
  
只可惜，这小刀毕竟是小刀，长度不够，褐发男又有意折磨于他，那小刀只刺穿他一般气管，血液倒流，男人痛苦的咳嗽着，可是偏不能死，只能在半死之间挣扎。# p  w6 o- l# f; d+ ?, d! c  
  
「呜呜呜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快杀了我。」男人何曾知道，原来求死也是一种奢望，向褐发男生出手来，绝望的渴求着。  
: P3 V% H# w- H/ Y# o/ z/ K  
怎料褐发男只是冷冷的瞧着他：「说，或许还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，你最后会死于肺充血。根据现在的速度，大概需要。。」褐发男看看手表，估算一下：「大概需要六个小时。准确说，应该是五小时四十九分钟。」# S& |4 p2 c4 T" P; a  
  
乔治公爵欣慰的点点头：「威廉，准备强心剂，让他清醒着体会人生的最后六个小时。」7 D' V) x$ \! S; I0 V  
" l' F! ^, @. F- `! [! f9 T